

中國作家作品瑣談

寒山碧著

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12
H

寒山碧：廣東文昌人，一九二八年生。

一九六二年畢業於廣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後合併為廣東師院）六十年代末來港，長期從事寫作和編輯工作。

寒山碧著作

- 「中國作家作品瑣談」（文藝評論）
- 「漂泊的一代」（短篇小說）
- 「妻哭兒啼集」（雜文）
- 「星螢集」（散文詩）
- 「蜉蝣集」（詩集）
- 「鄧小平評傳」（人物傳記）
- 「鄧小平何去何從」（論中共體制改革之嚮向）（政論）

定價：HK\$ 20

中國作家 作品瑣談

寒山碧著

東西文化事業
發行

中國作家作品瑣談

作者：寒山碧著

出版者：東西文化事業出版公司

EAST WEST AND CULTURE PUBLISHING CO.

通訊處：香港軒尼詩道郵政信箱20107號

P.O.BOX 20107 (HKN) HONG KONG

電話：5 - 744893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公司

地址：北角屈臣氏大廈B座408室

總經銷：馬健記圖書發行公司

THE GRAND CULTURAL SERVICE CO.

香港九龍旺角通菜街103號地下

K - 956685 (門市)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HK \$ 20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7.10.33
1

目錄

第一輯：鮮花需要品題……………	1
致胡仙小姐的公開信……………	6
補記……………	10
黃震遐的「黃人之血」（不算按語的話）……………	11
附錄：「黃人之血」第一章「帖尼博耳河畔」……………	13
藝術家的自負與匠心……………	19
美的感受……………	23
寫活一個人物……………	25
藝術乎？黃色乎？……………	29
創造人物的新框框……………	33
商業化的文藝批評……………	35

略談責人與待己	37
藝術的命運	40
從魯迅評傳看曹聚仁	43
林語堂的風度	46
社會的棄兒——文學	49
台灣的中文系哪兒去了？	52
黎烈文之死	56
從祖父的廂房說起	60
死抱教條，中國文化難求發展	64
雜文與稜角	68
從「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說起	70
亦論詩文	72
說話與寫文章	75
王若望的「饑餓三部曲」(國共監獄黑幕)讀後感	77

第二輯·關於「中國當代作家小傳」的始末·····	81
敬悼徐訏先生·····	86
澄清徐速悼徐訏文兩三事·····	89
憶念徐訏·····	104
陳映真從共產主義到民族主義·····	115
胡秋原·國民黨與我·····	124
第三輯·略論中國新詩的成就與發展——與余光中先生商榷·····	145
試論戴望舒和他的詩·····	165
「鬼戀」——一個迷途者的悲歌·····	199
評矇矓詩的缺點和成就·····	211

鮮花需要品題

我一向喜歡逛舊書店；因為從這些地方，常常可以用低廉的價錢買到一些甚有價值的書。有一次，在一月舊書攤上我檢到了何其芬的「黃昏」、魏金枝的「野火」、茅盾的「林家鋪子」和「中國小說集」等十來本書——這些書以前雖會讀過，但手邊沒有便決定把它們買回來。一問價錢，真是出人意料，除了那本厚厚的「中國小說集」索價一元二角之外，其餘每本不過只索八角錢；我於是不禁跌入沉思裏了。不料那書販却誤認我嫌太貴，而自動削了價。付了錢，他似乎十分高興，要我留下電話給他，說等他收購到這類舊書時可以通知我來買。據說這類書很少人買，擺在那兒幾個月都沒有人問津——文藝何價，豈不是從這裏就可以看出來了嗎？

此地有一個相當反常的現象，就是寫得較好的書常常擺在書架上封塵，而暢銷的書却絕大多數並不見得怎麼高明。出版商敢於投資三二十萬元來印行武俠小說、流行小說之類；却沒有人肯投資一、二萬元來出版文藝作品。這到底是讀者的欣賞水平低呢，還是另有原因？

我沒有做過調查，不能輕率地武斷讀者的欣賞水平如何；但文藝工作者那種蒼涼的心情，

我是體會得到的。老一輩的作家幾乎都蹟近封筆了；個別雖然勉強拖着「破車」，但對文藝無不表示灰心。年青一輩作者有的經過努力和嘗試，也多以失敗而告終，不得不另圖出路，在此動盪的時局中，在物質文明愈來愈發達的今天，文藝是否就該淪為多餘的點綴，實在值得深思！

不可否認文藝作品讀者少這麼一個鐵一般的事實，但倘若深入探討其原因，我想，文藝工作者本身也該負有一定責任的。至少我們在創作方面並沒有做出多大成績，至少我們也沒有盡主觀努力向讀者推薦自己的和其他作家的作品。一個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大抵都十分矜持，不會在別人面前「吹噓」自己的作品如何了不起，如何偉大；也不屑於拉攏三、五個「名家」或朋友，為自己的作品作不着邊際的盲目的吹捧。另一方面，文藝工作者的「眼」都相當「高」，對作品要求比較嚴格，也不會輕易撰文推薦別人的作品；即使偶或寫出這類推薦的文章，也不一定能夠找得到適當的園地來發表。這樣，讀者根本就無從知道有那幾本書是好書，有那幾篇文章是好文章，試問他們又怎麼掏腰包來買回去讀呢？如果說，文章也可算是一種商品的話，那麼，文藝工作者不但所做的是不賣廣告的生意，而且這種生意簡直是關起大門來做的。試問這種經營方式，如何能夠「生意興隆」其門若市呢！

反觀出版商人和某些文化撈家吧。他們不但出版消息發得多，廣告登得大，不但自我吹噓這篇文章如何傑出，那部作品又怎麼偉大，而且「聯群結黨」互相吹捧，我說你是當代最卓越的作家，你說我是今世最偉大的天才，甚至還要千方百計請一兩位「名家」來為他們的作品作序

捧場。這一來，不管其內容如何，反正讀者心目中早已留下了某某是大「作家」、某部書是「名著」這個印象，根本沒有考慮就買了來讀；等到讀後覺得不是味道時，這些「名著」已經再版三版了。甚至有一些水準較低的讀者，竟因此以為這些才是正宗的文藝，對那些沒有提及的真正的文藝作品反而不屑一顧。長此以往，試問文藝園地又如何繁榮得起來呢？

人們喜歡拿鮮花來比喻文藝，這個比喻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文藝和鮮花都是彩色繽紛、千妍百媚的，文藝和鮮花都是嬌嫩脆弱的；她們只有在充足的陽光和清新的空氣中，在肥沃的土地上，而且必須在園丁不斷辛勤的耕耘和照料下才能夠很好地成長。鮮花，絕不會像野草那樣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到處蓬蔓；正因為這樣文藝工作者才會產生一份園丁的光榮感，為自己曾經在文藝的花圃裏流過汗而感到自豪。

在詩人的筆下鮮花是有靈性的。因而她不但需要養料和陽光，而且還需要人們的讚賞；但需要人們的讚賞，而且還需要適當的品題。倘若沒有人們的讚賞和品題，南國的人怎能知道洛陽牡丹的艷麗，北國的人又怎會認識荔枝的嬌美？讚賞和品題實際也是一種耕耘播種的工作；沒有讚賞和品題，牡丹不會開在珠江河畔，荔枝也不會播遷到天府之國。而文藝，却倍加需要人們的讚賞和品題的；因為一朵心靈之花的綻開，不知要澆灌了作者多少的心血！

十九世紀俄國會發生過一個相當感人的故事。那是柴可夫斯基舉行第一次演奏會的時候，當時場面十分冷落，偌大一個戲院裏，聽眾只有二三十名，他的失望和灰心可想而知了。可是當他奏完那首「夜曲」時，一個矮小的老人含着淚水跑到後台去向他道賀。這個老頭不是別人

，正是名聞世界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被感動得泣不成聲。他說，假使沒有其他聽衆，單單爲托爾斯泰一個人舉行音樂會也是值得的。

托爾斯泰沒有「掉眼鏡」，柴可夫斯基終於成爲名聞世界的音樂大師了。我常常想，設使那一次托爾斯泰沒去聽他演奏，或者聽了而沒有向他道賀這一舉，那麼柴可夫斯基會不會灰心地摔掉小提琴，放棄音樂創作呢？我想，未必沒有這種可能。由此可見在藝術的園圃裏，欣賞者和品題者其地位是何等重要啊！

在中國，唐宋以至明清的詩人、作家也常常互相欣賞，互相推薦。杜甫推崇過李白，李白也讚美過崔顥和孟浩然。在近代，這種欣賞和推荐的工作魯迅先生做得更多了。我常常覺得，假如沒有魯迅的推薦，那麼只活了廿二歲短命的殷夫，和主要只有一部「二月」的柔石，恐怕連名字也很難爲讀者所知道，更不必提能夠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一定的地位了。

此時此地缺乏的似乎不是埋頭埋腦地從事耕耘的園丁，而是欣賞鮮花和品題鮮花的人。我認爲已經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老一輩作家，在這方面實在應該多做一點工作：在謀生之暇留意一下文壇的動態，多讀幾篇無「名」作者的作品，如果發現尚有值得一讚的地方，不妨開開金口，來一個「評頭品足」。當然，在此拋荒已久的地方，被稱爲百花之王的牡丹是不容易出現的。不要期望太高。我想只要她是鮮花，縱使只是一朵小白花，在此荒草遍地，沙磧盈野的地方，也是值得仔細欣賞和多加品題的。

如所周知，此地批評別人往往會招惹許多麻煩，學術討論也常常淪爲無聊的筆戰，甚至變

成人身攻擊；大家幾乎都把批評別人視爲畏途。然而，欣賞和品題總該是可以的吧！我認爲老一輩的作家，倘如肯於多做一點推薦獎掖的工作，文藝作品或許不至於是留在架上封塵；沉寂已久的文藝園地，或許還會呈現復甦的氣象。——這是我們對老一輩作家的厚望。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耕耘」第一期

致胡仙小姐的公開信

胡仙小姐閣下：

小姐繼令尊翁掌管星系報業於茲，凡十有八載，業務蒸蒸日上，成績爲人所共睹，無不佩服，而予人現象最深者，莫如小姐爲于氏兄弟和南洋商報被捕三職員奔走呼籲之事了。這舉不僅令人覺得您氣度非凡，雄才大畧，而且感到您具有仁愛之心，對搖筆桿的文化人士的苦難十分關切。可是，我到貴報領取幾次稿費之後，對小姐您良好的印象却大大地打了折扣，頗有點懷疑此一胡仙小姐，可是彼一胡仙小姐？何以作風迥然兩樣？還是讓我從拿稿費的經過說起吧！說起來是幾個月前的事了，某天下午，我放下手邊的工作，趕赴新聞大廈領取稿費，雖然提早上道，但由於交通阻塞，抵達時已是三時五十分。正慶幸自己總算及時趕到，不料出納小姐瞪了瞪眼睛道：「收工了，明天再來吧！」

倘若是遲到了，那自無話可說，但貴報掛在牆上的時鐘，也明明只指着三時五十分，有什麼理由要我白跑一趟呢？故欲與之理論，剛一開口，旁邊一位跟我稔熟的作者，便向我示意，

暫勿聲張，他則柔聲柔氣地替我向出納小姐解釋，說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在這種情況下，出納小姐總算網開一面，發了該月上下期的稿費給我，但她忘不了警告我「下次來早點！」

翌月，照其吩咐，準時於二時三十分趕抵貴報，但櫃在人空，不見出納小姐之倩影，只好坐下來等候。等了二十分鐘，來領稿費的作者也愈來愈多了，仍不見出納小姐大駕光臨。我事先已約了朋友三時十五分在中環某餐室晤面，心裏不覺有點煩躁，批評該出納小姐之話便衝口而出，有些作者也附和起來。貴報廣告部的職員看到這種情形才去請出納小姐下樓。

歸家途中，百感交加，我固知道當今之世文人不值錢，却斷沒有想到其不值錢竟到如此地步。以前我是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文乞，但現在想不承認恐怕不行了。如此領稿費跟吃嗟來之食何異？難怪一位寫文章的朋友說，想知道作家的尊嚴何價，不可不看「星島」發稿費的情景。出納小姐高高在上坐於櫃台之中，作者們圍於兩側恭候。每一次都令我感到既像領救濟米，也像見朝奉。

貴報現行的稿費制度到底始於何日，是那一位紅鬚軍師獻計的，我雖然不得而知，但却知道這一制度十分成功的，其最成功之處，就是使作者們無法忘記自己是文乞。

貴報「稿酬待領」的啓事一經刊出，那麼作者們不管忙得頭昏腦脹也好，感冒發燒也好；不管住在大嶼山也好，住在上水粉嶺也好；不管刮風下雨也好，天落狗屎也好；都必須乖乖地在三天內（並且限制在每天上午二小時，下午一個半小時這麼短的時間裏）趕往北角新聞大廈恭候發放稿費，逾期自誤。

起初我以為只有像區區這樣名不見經傳，貧無隔宿糧的小人物才會受此待遇，區區白眼看得多，烏氣也受過不少，雖未豁達到可以一笑置之，至少也知道這等白眼烏氣是渺小貧賤如我輩者所應受的，誰叫你要吃這碗子飯，誰叫你言而不行，沒有勇氣「投筆從賊」！但却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那些三、二十年前已名噪一時的老作家，也要跟在下一樣受這等窩心氣！

我不知道小姐生平喜歡看誰的作品？尊敬那一位作家？假設有一天，突然看到您所敬重的作家也在新聞大廈地廳排隊領稿費，您會作何感想呢？這種設想對小姐來說，或許是不倫不類的，但我却有過這樣的經驗，當我看到為我所尊敬的作家，也坐在大廳裏枯枯苦候費報出納小姐的大駕光臨時，我感到莫名的憤慨。

也許有人要說，你對「星島」的稿費制度既然如此不滿，大可以不跟「星島」寫稿啊！又沒有人強迫你寫，你認為這是嗟來之食大可以不吃啊！又沒有人強迫你食啊！這話似是有理，但也只是「似是」而已。

我有一位朋友曾發過這樣的牢騷，「星島是一個大系統，不跟星島跟誰寫呢？」這話似可代表不少作者的心聲，至少我也有同感。此時此地依靠搖筆桿吃飯的人，沒有幾個人有陶淵明那樣的福氣，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因為他們沒有茅舍可居，沒有薄田可種，打開大門，房租、水電、柴米油鹽樣樣都得花錢。家有恆產者若想作踐文人，自是十分容易的事。我想假如如錢佬突發奇想，辦一份報紙，規定凡是該報作者，領稿費時必須行三跪九叩大禮，相信必定也會有人為了肚子問題而照行如儀，說不定在下可能也在其中。不過話得說回來，作踐文人雖然

是輕而易舉的事，但絕不會是一件光榮的事。

無論誰都可以看得出，費報制訂稿費制度之時，很少爲作者設想，六月份發四月份稿費，七月份發五月份稿費，並規定作者必須在十個半鐘頭內前往領取就是一例。而尅扣空格又是一例。

余生也晚。聽說在我出生以前，在上海曾經有過標點、空格不計稿費的事情，也聽說過魯迅先生一氣起來，曾經把稿子寫得密密麻麻，一個標點也不點，一些空位也不留，弄得對方啼笑皆非，於是這個制度方才逐漸廢除了。究竟傳聞是否屬實，我不得而知；不過，至少自我開始賣文的幾年來，這種制度却從來未碰到過——不，應當說，只有我們的胡仙小姐所經營管理下的規模比別人龐大得多的報業機構，才還堅持着這個根本就不合理的制度。

「星島」股票上市時候曾經發佈過整版業務報告書，從中誰都可以洞悉到「星島」的盈利情況是任何同業都望塵莫及的；由此更加顯示了小姐閣下的經營才能。以「星島」如此雄厚的資力，特別是以小姐如此英明的領導，不知何以對於作者竟會一直保持如此極不相襯的制度和服務態度！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五日

「耕耘」第二期

補記

「致胡仙小姐的公開信」發表後，圈內人反應頗為強烈。有的人當面讚我寫得好夠勇氣，其實是嘲笑我「槽到上心口」（傻極之謂也！）一個無隔宿粟之窮小子而斗胆開罪報壇大老板，其前途自然「似咁」（即到此為止之意）。以後想在文化圈發展，其幾稀矣！其時，我用多個筆名爲星島報業寫稿（並非用寒山碧），星島的稿費約佔我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致胡仙小姐的公開信」發表後，星島的編輯固然再不敢採用我的稿子。別的報館編輯聽到熟人要介紹我來寫稿，也都敬謝不敏。他們擔心我如法炮制，再寫「致七七老板的公開信」，影響他們的飯碗。而我「脾氣奇壞，品質惡劣」之名也就無脛而走。想在報界找生活真是「難於上青天」。然而我又別無所長，既無本錢，又無「投筆從賊」的勇氣，雖想改行而無從改起，於是便變成「獨行俠」（習慣用語而已）。